

木偶的秘密

Alan Bradley
[加] 艾伦·布拉德利——著

蔡中恒——译

我们宛如戴在手上的手套，始终被这个世界上的某个人操纵着。



THE
WEED THAT
STRINGS
THE HANGMAN'S
BAG

文化艺术出版社
Cul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木偶的秘密

THE
WEED THAT
STRINGS
THE HANGMAN'S
BAG

Alan Bradley

「加」艾伦·布拉德利——著

蔡中恒——译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木偶的秘密/(加)布拉德利著;蔡中恒译.—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10.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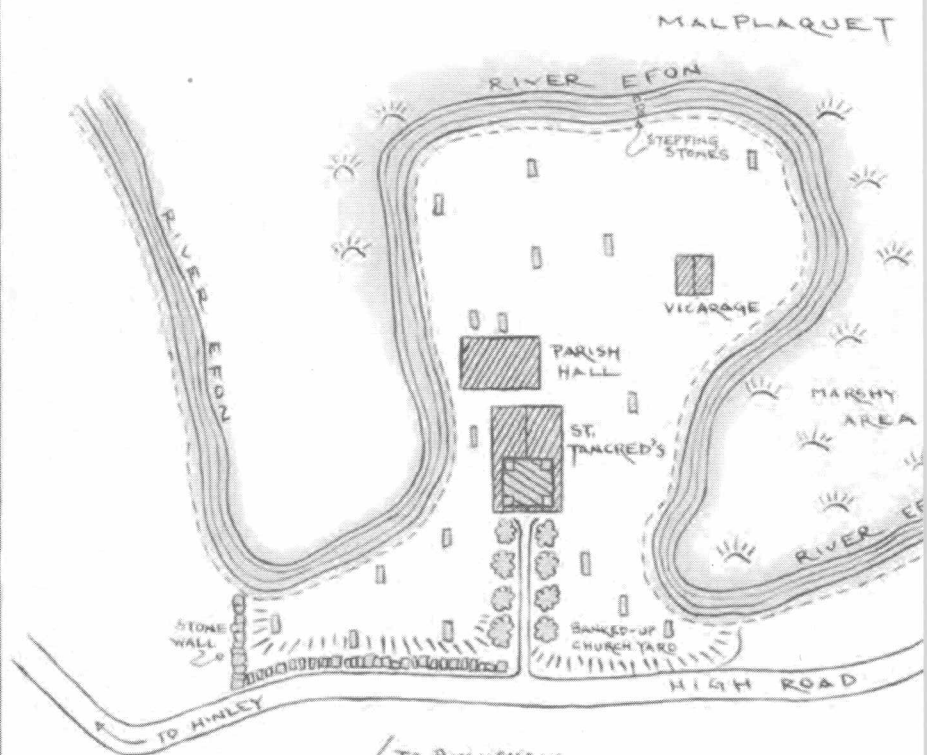
ISBN 978-7-5039-4375-1

I. ①木… II. ①布…②蔡… III. ①侦探小说—加拿大—现代
IV. ①I711.4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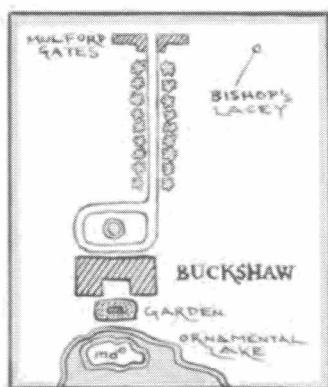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0) 第066173号

木偶的秘密

- | | |
|------|--|
| 作 者 | 〔加〕艾伦·布拉德利 |
| 译 者 | 蔡中恒 |
| 特约策划 | 常月仙 |
| 责任编辑 | 褚秋艳 |
| 封面设计 | 弘文馆·马顾本 |
| 版式设计 | 弘文馆·李道娥 |
| 出版发行 | 文化艺术出版社 |
| 地 址 | 北京市东城区东四八条52号 100700 |
| 网 址 | www.whyscbs.com |
| 电子邮箱 | whysbooks@263.net |
| 电 话 | (010)64813345 64813346(总编室)
(010)64813384 64813385(发行部) |
| 经 销 | 新华书店 |
| 印 刷 | 北京兆成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
| 版 次 | 2010年7月第1版
2010年7月第1次印刷 |
| 开 本 | 950*1260毫米 1/32 |
| 印 张 | 10.5 |
| 字 数 | 200千字 |
| 书 号 | ISBN 978-7-5039-4375-1 |
| 定 价 | 25.00元 |



莱西教区



- * River Efon: 埃冯河
- * Vicarage: 教区牧师住宅
- * Parish Hall: 教区大厅
- * St. Tancred's: 圣坦克雷德
- * Hinley: 辛利
- * High Road 和 High Street: 主街
- * Bishop's Lacey: 莱西教区
- * Mulford Gates: 马尔福德门
- * Garden: 菜园
- * Ornamental Lake: 人工湖
- * Thirteen drakes: 公鸭十三
- * Library: 图书馆
- * Cow Lane: 考尔路
- * Shoe Street: 鞋店街
- * Cater Street: 卡特尔街
- * Doddingsley: 多廷斯利
- * Bolt Alley: 博尔特小道
- * Gibbet Wood: 吉比树林
- * Gibbet Hill: 吉比山
- * Culverhouse Farm: 卡尔弗豪斯农场
- * Jubilee Field: 朱比利
- * Malplaquet Farm: 马尔普拉凯农场

再次献给雪莉

给儿子

沃尔特·雷利爵士

三件事物在任何地方都能成长，
如果它们分开，都能繁荣昌盛；
但有朝一日，它们汇聚在一个地方，
相聚之时，便会互相损毁。

它们就是：木头、野草和小淘气，
树木，可以制造绞刑架；
野麻，可编绞吏的提袋，
小淘气，我那小无赖向你发出预兆。

现在听着，亲爱的孩子——
在这三者还没有聚拢时，
大麻在生长，
绿树在发芽，
小淘气无拘无束地撒野；
但当汇合时，木材腐烂，
绳子腐蚀，孩子窒息。

* Sir Walter Raleigh (1552-1618), 英国伊丽莎白时代著名的冒险家。同时也是位作家、诗人、军人、政治家，更以艺术、文化及科学研究的保护者闻名。

* 前诗大部分译文引用自《世界名著鉴赏大辞典·诗歌散文卷》。

**THE
WEED THAT
STRINGS
THE HANGMAN'S
BAG**

第1章

我一动不动地躺在墓地里。送葬者说出最后伤心永别的话语后，不知不觉已过了一个小时。

12点整，就在我们平常坐下来吃午饭的时刻，送葬队伍从巴克肖出发：我躺在油光锃亮的红木棺材里被人抬出客厅，沿着宽石板铺成的台阶缓缓而下，来到马路上。等候已久的灵车车门敞开着，棺材保持着特有的节奏，伤心而缓慢地滑了进去，压碎了下方的一小束野花，那束野花是一位伤心的村民温柔地放置在内的。灵车沿种满栗树的林荫道朝马尔福德门行驶，走了很长一段路。我们通过马尔福德门的时候，门上立着的狮鹫雕像脸都没朝向我这边。它们的表情是悲伤还是冷漠，我一直没弄清楚。

道奇尔，父亲最忠实的万事通。他迈着有节奏的步子，走在缓慢行进的灵车旁。他的头低垂着，手轻轻地放在灵车顶部，似乎是为了保护我的遗体免遭某些东西的侵袭，而这些东西又只有他能看到。在门口，一位葬礼承办人最终还是默默地拦住了他，把他领进一辆租来

的轿车中。

就这样，他们把我带到莱西教区，沿途是一成不变的林荫道和灰蒙蒙的灌木树篱，那是我活着的时候，每天骑自行车经过的地方。

在墓碑如林的圣坦克雷德公墓里，他们轻轻地把我从灵车放下，用蜗牛般的脚步抬着我走过菩提树下的小路，把我放在新修剪的草地上等了一会儿。

然后是挖掘墓穴的工作。教区牧师也按例来一番情真意切的悼词。

这是我第一次从脾睨众生的角度聆听葬礼上的悼词。我去年就参加过葬礼，我和父亲，参加了老迪安先生——村里的果蔬商——的葬礼。他的墓地，其实离我现在躺的地方只有几码远。他的墓地已经塌陷，只在草地上留下长方形的凹陷，里面常常灌满了污浊的雨水。

我的大姐奥菲莉亚说，墓地塌陷是因为迪安先生复活了，尸体已不在墓地里。我另外一个姐姐达芙妮说，迪安先生掉到了下方更老的坟墓里，那座老坟墓里的尸体早已分崩离析。

我想着那边的汤汤水水，估计迪安先生是连渣都不剩了：总有一天我也会是那种下场，只不过他先行一步罢了。

弗拉维亚·萨宾娜·德卢斯，1939—1950。他们在我墓碑上刻下这种字眼，墓碑用的也是朴素美观的灰色大理石。这一切的厚重都容不下别人丝毫的虚情假意。

可惜啊。如果我活得够长，我就能来得及交代他们，在我的墓碑上刻上华兹华斯的诗句：

没有谁把这少女赞颂，

少有人为她挂肚牵肠。

如果他们对此不满，我还有备选方案，让他们刻上：

落花遇流水，
心字顿成灰。

只有曾用钢琴边弹边唱过这些词句的菲莉^①，才会告诉你这一句出自托马斯·坎皮恩^②的《埃尔曲集 III》。不过，她或许因为悲痛欲绝，而无法成言了吧。

我的思绪被牧师的声音打断了。

“……尘归尘，土归土，让往生者安宁，让在世者重获解脱。要按着那能叫万有归服自己的大能，将我们这卑贱的身体改变形状……”

突然他们都离开了，留下我独自一人——独自聆听蚯蚓的声音。

就是这样：可怜的弗拉维亚的人生之路走到了尽头。

现在，家人都应该回到巴克肖了。他们聚集在长长的餐桌旁：父亲一如既往地一言不发、如石头般僵硬，达菲^③和菲莉缓缓相互拥抱，泪眼婆娑，我们的厨师莫利耶夫人在端入一盘烤肉时，也同样泣不成声。

我想起以前达芙妮在热读《奥德赛》的时候，跟我说起过：烤肉是古希腊传统葬礼上的食物。我当时是这么答复的：考虑到莫利耶夫人的厨艺，那这种礼仪两千五百年都没怎么变化。

但是，现在我已经死了。我想，也许我该学着更仁慈一些。

① 奥菲莉亚的昵称。

② Thomas Campion (1567—1620)，英国作曲家、诗人、律师、医生。《埃尔曲集》共有五本。

③ 达芙妮的昵称。

道奇尔自然是非常沮丧。亲爱的道奇尔：他身兼管家、司机、贴身男仆、园丁和管家多重身份，是患有战争疲劳症的可怜人。他的能力如塞文河的潮汐一般，时进时退。道奇尔最近才救了我的命，然后第二天又把救人这件事抛诸脑后。我深切地思念着他。

我也应该思念我的化学实验室，那儿是巴克肖废弃的裙楼。我回想起在那儿的黄金时光，一个人幸福地身处烧瓶、曲颈瓶、快活的吸管和烧杯之间。一想到再也见不到它们，我就心痛难忍。

我听见起风的声音，仿佛是紫杉树枝的低语。圣坦克雷德塔的影子让这里变得凉爽，天快黑了。

可怜的弗拉维亚！可怜的、冰冷如石的、死去的弗拉维亚。

现在，达芙妮和菲莉会期盼她们不会像她们的妹妹一样，仅仅在世界上活了十一年，就彻底腐烂了。

想到这里，一颗泪珠从我脸颊上流下。哈莉特会在天堂欢迎我吗？

哈莉特是我妈妈，她在我出生后，就因一次登山事故而过世。隔了十年，她还认得我吗？她还穿着离世时穿的登山服吗，还是已经换成白色睡袍了？

好吧，不管她穿什么，我想都是时髦的样式。

突然响起了翅膀拍打的声音，教堂石墙那边传来的洪亮钟声，在彩色玻璃和倾斜的墓碑之间的半英亩方寸之地里回荡，逐渐放大为震人心魄的声波。我被这些墓碑包围着，一动不动。

会不会有天使——很有可能是大天使——下凡来把弗拉维亚珍贵的灵魂带回天堂？只要我睁开眼睛一点点，我就能看到我的眼睫毛，但看得很不清晰。

没有这种运气：只是一只脏兮兮的寒鸦罢了，圣坦克雷德经常盘旋着这些寒鸦。从13世纪，那些砌砖工收拾好工具离开的时候起，这

些流浪汉就在塔上筑巢至今。

现在，这只愚蠢的鸟儿笨拙地站在一根指向天堂的大理石手指上，冷冷地看着我。它的头歪到另一侧，鞋扣般的眼睛明亮而可笑。

寒鸦不会学习。无论我玩这种把戏多少次，它们总会从塔上扑哧扑哧飞下来探查一番。在寒鸦原始的大脑里，躺在公墓里的任何人，都只意味着：食物。

就像我之前很多次做的一样，我跳起来，把藏在手中的石子扔出去。失手了——但以前几乎每次都能打到的。

鸟儿屈辱地飞向空中，拍拍翅膀，从教堂后面朝河那边飞去了。

我一站起来，就觉得自己饿了。我当然饿了！吃了早饭后，我就没吃过任何东西。一时间，我模模糊糊地想着，是不是可以在教区大厅的厨房里找到一些剩下的果酱馅饼或是一点蛋糕。圣坦克雷德的妇女会昨晚聚会，机会一直都有。我费力穿过齐膝深的草地，听到怪异的哀泣声。我下意识地认为是调皮的寒鸦回来了，在说最后的箴言。

我停住脚步，聆听。

什么都没听见。

然后声音又来了。

我继承了哈莉特敏锐的听觉，所以我发现这声音中有时是咒骂，有时是祝福。我喜欢把听来的事情讲给菲莉听，讲那些让人毛骨悚然的事情。听到这些声音，我能肯定的是，有人在哭泣。

声音从公墓西北角靠近小木屋的地方传来。小木屋是教堂司事存放他挖墓工具的地方。我蹑手蹑脚地朝那里走去，声音听起来变大了：哭泣的方式并无新意，只是激烈程度及节奏不断变化罢了。

有一个很简单自然的事实：大多数男人路过哭泣的女人身旁时，

都会直接走过去，仿佛他们的眼睛都瞎了，耳朵都被沙子堵住了。处在悲痛中的女性，都听不到别的声音，除非是有人马上冲过来帮助她们时所发出的声音。

我看到一根黑色大理石柱。她就在那儿，全身摊开，趴在石灰石墓碑上。她的红发飘扬在墓碑风化的碑文上面，宛若血河。若不是她手里直直地夹了一根时髦香烟，那她就是一幅拉斐尔前派画家，比如说伯恩·琼斯所绘的画。我都不忍心惊扰。

“喂，”我说道，“你还好吗？”

“噢，当然，我很好。”她哭道，站起身擦擦眼泪，“你悄悄走到我身边来，有什么事吗？你到底是谁？”

她头一甩，把头发甩到后面，露出下巴。她有着高高的颧骨和妙不可言的三角形脸蛋，像是默片里的电影明星。我从她的怒气中得知，她刚才吓了一跳。

“弗拉维亚，”我说道，“我叫弗拉维亚·德卢斯。我住在这附近——巴克肖村。”

我赶紧随便指了个方向。

她还处在震惊中，像是被梦魇控制住了。

“我很抱歉，”我说道，“我不是有意要吓你的。”

她直起身子，身高大概五英尺一两英寸。她朝我走了一步，样子好像波提切利所绘的维纳斯的暴怒版本。有一次我在亨特利-帕尔默公司的饼干罐上见过那幅画。

我盯着她的连衣裙，没有退步。连衣裙用的是印花棉布，有着紧束的腰身和花枝招展的下摆。裙子下摆覆盖在各色小花中：红、黄、蓝，还有明橙色的罂粟花。我没法不注意到，有一条镶边沾上了半干的污泥。

“有什么事吗？”她不自然地吸了一口夹在手里的香烟，问道，“以前没见过名人？”

名人？我压根不知道她是谁。我很想告诉她，我就是见过名人。我见过温斯顿·丘吉尔。我和爸爸在伦敦出租车上的时候，爸爸指给我看过。那个时候，丘吉尔站在萨伏依大酒店前面，拇指扣在马甲口袋上，和一个穿黄色风衣的人说话。

“老而弥坚。”父亲低声说道，似是自言自语。

“噢，有什么用呢？”她说道，“该死的地方……该死的人……该死的汽车！”她又哭了起来。

“有什么我能帮忙的吗？”我问道。

“噢，走吧，让我一个人静一静。”她啜泣道。

很好，我思忖道。其实，我想的更多，但是既然我要努力做个好人……

我站了一会儿，身体稍稍前倾，想看看她流下的泪水与石灰石墓碑多孔的表面相接触，会不会起化学反应。我知道，眼泪主要由水、氯化钠、锰、钾组成，而石灰石的主要成分是方解石。方解石在氯化钠中会溶解——但只是在高温条件下。所以，除非圣坦克雷德教堂墓地的温度突然上升到好几百度，否则化学反应不太可能发生。

我转身离开。

“弗拉维娅……”

我回头一看，她朝我伸出一只手。

“我很遗憾，”她说道，“只是今天实在是该死的一天。”

我停下脚步——然后缓慢而小心翼翼地往回走，这时她正用手背拭擦眼泪。

“鲁伯特一开始就在犯傻——甚至在我们今早离开斯托特沼泽的时